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七章 構成冤獄

說話洪觀察退堂以後，便把胡得勝喚到面前，對他說道：「你辦的那件案子，怕有不實不盡之處，方才我自己審問了一堂，那兩個犯人，不但不肯招認，還要控訴於你，這卻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胡得勝聽罷，趕忙請了一個安，然後回道：「大人明鑒，這種殺人的案子，一經招認了，便沒有活命，誰肯容容易易的便吐露真供呢？至於他們控告沐恩，不過是滿心懷恨，要藉此泄忿罷了。像大人這般聖明，還有什麼見不到的。」洪觀察點點頭，又沉吟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他們兩個人要跟你當堂對質，我因為不曾問過你，覺得有些不放心，所以要先關照你一下子，然後再行定奪。」洪觀察說到這裡，是由公事講到私話了，因為胡得勝在他手下當著紅差使，算是一名心腹，才能格外垂青，如此看待。當時胡得勝聽了這番溫諭，忙著又請了一個大安，然後垂手說道：「大人的鴻沐，真乃天高地厚，不過說要當堂對質，沐恩問心無愧，那本沒有什麼不可以的。」洪觀察聽了，把眼看著胡得勝道：「果然是這樣嗎？那麼我可就要把這件案子，發到首縣裡去審了。倘若用得著你時，可就要去當堂對質。」

好個胡得勝，聽了洪觀察的交派，顏色不動的說道：「敬請大人鈞裁，沐恩無不遵辦。」洪觀察點點頭，揮手叫他退下。胡得勝便笑呵呵地走了。倘若要問他，何以不怕當堂對質，原來胡得勝是有老底兒在心裡的，因為官官相護，本是中國相沿的老例，何況洪觀察的官階較大，更可作自己護符呢。這種案子發下去，簡直就是一面兒的官司，首縣要是懂人事的，決然不會傳訊自己。滿讓就是傳了去，只須咬定牙根，他又當把我怎樣，敢說一根汗毛他也沒有膽子動我的。再說首縣既是官場的人物，自然明白官場的訣竅，他犯得上因為一個和尚，一個屠戶，把原案推翻，跟保甲局的總辦去作冤家嗎？只怕天底下也找不出這麼一個傻人來。胡得勝把這層層道理都已勘清，自然是成算在胸，有所恃而不恐了。

再說第二天，果然便備了一角札文，將犯人跟賊證，發到首縣去審。那位張雲吉大令，見了這套公事，心裡很不自在，暗自想道：「你既然獲著犯人，只須自己審訊就是了。就算要拿身份，不屑躬親其事，但是保甲局裡也有承審委員，何必發到我的衙門裡來呢？莫非故意擺架子不成？我也不是專伺候你的，先擱一擱再說。」於是便把這件案子給稽壓了三天。

在這三天內，熙智的徒弟達空花錢買通了人役，跟他師父見了一回。原來出事的那天，達空被胡得勝在胸口上狠狠地踢了一腳，當時就吐了血，動彈不得，以後經醫調治，方才漸漸痊可，現在還是勉強掙扎著呢。他們師徒見面以後，當然是說不盡的悲感。最後熙智向徒弟說道：「我這場屈冤官司，眼見得不易昭雪，除去上控以外，簡直沒有法子。保甲局的總辦是個道台，他袒護他的手下人，這事很不好辦。就算控到臬台那裡，司道本是平行的，也未必肯於得罪他。看來這件官司，只有上制台那裡，跟他去講的了。你出去以後，趕快找人去寫呈狀，上總督衙門裡去告他。這事關係著我的性命，休得怠慢。」

達空含著兩泡眼淚，連連地答應了。熙智又指著蔡屠戶說道：「這位朋友，只為一時心血赤膽，便把自己牽涉在裡頭，我心裡是萬分難過，覺得對不住他。他又是個指身為業，有妻有子的人，你須記住我的話，好好地供給，休要缺了他家中用度。」

等我出去以後，自然另有補報他的地方。」達空聽了這番吩咐，也是不住聲兒的答應著。蔡屠戶卻望著熙智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何必這般掛心，我把這些事早都看開了，反正咱們兩個人，活也活在一處，死也死在一處。」熙智聽到這裡，便給攔住道：「算了罷，不要再往下說了。怎麼你一開口，就是這喪氣話呢？」蔡屠戶道：「師父你不知道，因為出事那一天，有個算命先生，他說我有殺身大禍。當時我很想著要揍他，誰知轉眼的工夫，就撞上了這一檔子事，可不是有點不吉利嗎？」熙智一聽，不由得毛骨悚然，心裡非常難受。連他徒弟送進來的酒肉，他都吃不下去了。至於蔡屠戶，嘴裡雖然說著敗興的話，但是一點兒也礙不著他的吃喝，又是暢飲，又是大嚼，等到他酒足飯飽，達空也要出去了，他便托付道：「小師父，勞你的駕，要是見著我那渾家，就說我說的，叫她不必掛念，也不用想著來看我，這裡有你花過錢，又有老師父在一處，我是一點兒受不著委屈，諸事聽天由命罷了。」達空點頭承應，這才辭別了師父，自己出去。

原來那李氏眼見蔡屠戶被捕以後，除去痛哭以外，簡直就沒有擺佈處。本來這也難怪，一個小戶的婦人，平日就曉得洗衣燒火，吃飯睡覺，哪裡經過這樣的事情。後來只得托他娘家兄弟李剛，前去打聽消息。似此骨肉至親，當然沒得推托。

但是李剛官面上既沒有熟人，手中又無錢使用，哪裡能夠見得著蔡屠戶，回去只得對他姐姐不著邊際的說了幾句安慰話，便自己走了。其實並非冷淡，但苦於無可為力罷了。可憐李氏鬧得茶飯不思，坐立不定，看著小吉祥兒，心眼越發難受，覺得母子兩人，往後是一點著落也沒有，只這三幾天的工夫，家中用度便透著窘了。幸虧達空遵了師父之命，親身給她送錢來，便把蔡屠戶的話，一一對她說知，並且比著本人說的，格外遇到婉轉，李氏這才略略寬懷。

單說達空，雖然是個十幾歲的孩子，但是天性甚厚，能夠知恩報恩，他要救師父的心，真乃一片血誠，非常迫切。他從縣衙門回來，給蔡家送了錢去，便依了師父的囑咐，忙著找人去寫呈狀。但是一連兩三天，走了好幾處，這一紙申冤訴枉的狀況，始終沒有寫出來。倘問這是什麼緣故，原來那些寫狀師的，人人都是精明不過，曉得這件案子，關係太大，要是公明正道的去寫這紙呈狀，不但把胡守備控下來，而且還牽涉著保甲局，將來不知要鬧成何種局面；倘若跟官場結下了冤家，那時追執筆之人，自己便逃不了干係，因為掙上幾個有限的錢，去冒這般很大的危險，實在有些犯不上，所以便都托辭謝絕了。達空到底是個半大的孩子，年齡沒有成熟，智計苦於不足，遇著這種困難，除去著急以外，一時就沒作擺佈處。誰知事情的緊急等於風火，這時早又起了變化了。

原來首縣把這件交下來的案子，暫行壓置。後來一想，覺得有些不妥。因為花牌樓的命案，制軍很是關心，得罪保甲局總辦事小，如其到制軍的耳中，未免諸多不便。有了這層顧慮，少不得要升堂審訊的了。熙智跟蔡屠戶自然還是實話實說，首縣聽了供辭未置可否，便退堂了。這是因為張雲吉大令是個老州縣班子，一聽兩人的供，便看透這宗案件，其中大有蹊蹺。既然是由保甲局辦來的，最好還是請保甲局去審，自己很犯不上多費精神，替人造孽。他既是有成算，便樂得不置一辭。到了次日，便命科房主稿，備了一角詳文，將犯人、賊證仍然送回保甲局去，詳文中的大意，只是審訊不得要領，恐其貽誤要公的話頭，就這樣輕描淡寫的，便把這件麻煩事情，算是推脫開了。要按照官場規矩說，首縣這種辦法，簡直便是頂撞上司。他所以敢於這樣辦，因為藩台是他的老師，同制台的憲眷也很好，有這兩層保障，根子總算很硬。像保甲局總辦，不過是個旁不相干的上司，當然便不放在眼內了。再說洪觀察，見了這套詳文，把他氣得鬚鬚都翹起來了，本要把話說穿，便是在屬員面前碰了一個軟釘子，那怎麼能夠不生氣呢。

但是除去在背地裡痛罵幾句外，卻也沒有別的辦法。

誰知一事未完，又來一事，首縣的詳文几乎把他氣壞，緊跟著制台的札文又到了。洪觀察捏著一把汗，打開看時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就為的是花牌樓命案那件事，札文中的措辭非常嚴厲。洪觀察看罷，將札文放在一邊，不由得歎了一口氣，覺著這個保甲局總辦，眼看就要坐得不牢。正當這心神不定、得失交攻的時候，忽然有個人躡足潛蹤走入簽押房來，要在洪觀察面前回話。這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花牌樓案子的原辦守備胡得勝。洪觀察見他到來，恰好觸著自己的心事，不由衝口而出的說道：「你雖然辦了這件案子來，但可惜問不出口供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胡得勝見總辦這樣說，也自猜料八九，但一時不敢冒昧，只是垂手侍立，應了一聲是。洪觀察又道：「你不明白嗎？那一起案子，首縣又詳回來了，他也沒有問出口供來。這個還不打緊，可是制軍那裡又來了札文了，他這樣兒關心，不是成心跟我過不去麼？」洪觀察說到這裡，便把札文拿起，向胡得勝說道：「你不妨看看。」胡得勝口中答應著，便恭恭敬敬地，雙手接了過來，打開仔細觀看。那胡得勝原自粗通文義，也很能看得明白，當時看了以後，照舊放在桌上，便向洪觀察說道：「看大師的札文，最好是把這一起案子立時就報解上去。」

洪觀察看了胡得勝一眼，打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你說的倒這麼輕鬆，問不出口供來，那怎麼辦哇？」胡得勝此時猛然心中一動，覺得有一個最好的辦法，真乃兩全其美。況且簽押房裡再沒有第三個人，大可披肝瀝膽的來說，不怕有什麼洩漏。想到此處，便向前湊了一步，低聲向洪觀察回道：「沐恩平日受大伯栽培，不啻天高地厚，久想著肝腦塗地來補報，只可惜沒有機會。如今眼前這宗案子，關係很為重要。沐恩出於肺腑，想著要說幾句不知進退的話，但不知使得使不得？」洪觀察聽了，似乎有些高興，便道：「你有話只管說罷，何必這樣吞吞吐吐呢？」胡得勝仍然低聲說道：「據沐恩的愚見，大帥對於這件案子異常注重，大有迫不及待之勢，倘再延宕，只怕於大人前程有礙。最好立時得了口供，大人便前去回話，就可免得發生什麼意外。」

洪觀察聽到這裡，便道：「是哇，不過這個口供一時間不出來，又當怎樣？」胡得勝道：「沐恩為補報大人起見，倒有個不辭勞怨的辦法，只是有些不便出口。」洪觀察一皺眉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有什麼話，只管照直說罷。」胡得勝道：「就是請大人把這件案子，委派沐恩去審問，准保當時就有口供，並不費事。」洪觀察聽了，翻了一翻眼皮，望著胡得勝道：「那還不是屈打成招麼！這種辦法，只怕是有點不妥罷。」胡得勝道：「大人明鑒，沐恩是此案的原辦，要是自去審問，他們曉得無可狡辯，那時用不著動手，自然便能從實招認。」洪觀察搖了一搖頭道：「你說的雖然好聽，只怕未必果能如此。再者，這是一件殺人的命案，問實了以後，少不得是要抵償的，其中有無別情，你自己想一想，可要問心得去。」當然洪觀察能說出這麼幾句話來，總算還有一些天理良心。好個胡得勝，曉得已到了緊關節要的時候了，便放開膽量，單刀直入的說道：「沐恩有幾句糊塗話，請大人不要見怪。從來衙門裡辦案，不知冤屈過多少人，只要不是有心陷害，自問沒有什麼過不去，這種事情只能叫作情屈命不屈。再者還有兩句話說，只有錯拿的，沒有錯放的。因為放了以後，便要另生枝節。現在這宗命案，大帥的公事是如此嚴急，哪裡還有猶豫的工夫。慢說沐恩問心無愧，並不曾錯拿了他們，就算其中情節有待推敲，然而當這迫不及待的時候，少不得也要拿他們先去搪一搪。莫非大人忘記了自己的前程，要去跳井救人麼？」那胡得勝一來因為自己是洪觀察的心腹，二來也看透了胡得勝得失心重，所以才敢這般侃侃陳辭。

當時洪觀察聽了，半晌沉吟不語，後來方對胡得勝說道：「你的這番意思，固然不錯，但是我的心裡，總覺著有些不安似的。」胡得勝道：「事已燃眉，豈可姑息。況且這件事，自始至終皆由沐恩一手辦理，將來縱有什麼責成，都由沐恩擔負，與你無干，這也算是我略盡寸心，得著補報大人的機會。曾記得書上有句話，是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就請大人當機立斷罷。」

再說那洪觀察，本來患得患失的心太重了，他未嘗不想著把這兩個犯人前去救急，好搪塞大帥的公事，不過是怕案情反覆，難保不生出變故；又怕果有屈情，自己便傷了陰鷲。有這兩層顧忌，所以才鬧得猶疑不決起來。如今見胡得勝實心擁護自己前程，把一切責任全都自行攬到身上去，不由得十分高興，竟自覺著心安理得起來，便道：「你既如此勇於任事，我也未便攔阻於你，好好地辦去就是了。」洪觀察這麼一吩咐不打緊，可憐這個冤獄，從此就構成了。當時雖然保住了功名，但是壞了心術，把人家的性命，無辜的給犧牲了。將來這件冤案盡掃雲霧，重見天日，那時能逃得出公道去。

再說胡得勝見洪觀察已經允諾，不禁心中大喜。他並不怠慢，立時下去，便吩咐伺候一切。真乃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少時換了官服，居然升坐公位，站堂人役，分立兩旁。他在保甲局內，享受這種排場，大約還是第一次呢。及至把犯人帶到，朝上跪下，熙智偷眼觀瞧，見上面居然高坐的正是死對頭胡得勝，只把他給嚇了一個魂飛魄散，暗自想道：「今天算是完了，眼見得這個堂口，好比是生鐵入爐，休想逃得出去。」

不料這時候，蔡屠戶忽然吆喝道：「你哪裡配問案，我是不能叫你審的。」說著，便要掙扎起來。熙智低聲說道：「快不要這樣，省得自討苦吃。」胡得勝圓睜二目，用手把驚堂木一拍，厲聲喝道：「好個膽大的狂徒，竟敢咆哮公堂，左右伺候著，預備動刑。」站堂人役聽了，便暴雷也似的喊了一聲堂威，這時蔡屠戶果然伏伏貼貼的，不再言語了。其實並非胡得勝能夠把他鎮嚇得住，乃是受了老和尚的吩咐，所以如此。

胡得勝見自己令行禁止，非常得意，便含著冷笑，開始向熙智問道：「你自己把心眼放明白些，今天撞在我的手內，哪還能有狡展的餘地麼？趁早從實的供了上來，倒還可以免得受苦。」可憐熙智，這時是在人家矮簷下，不敢不低頭，只得跪爬半步道：「老爺在上，這件案子，小僧實在冤屈，其中經過的情形，當然瞞不了老爺，只怪我一時昏憤，自己把事情做錯了。老爺寬宏大量，還有什麼不能寬恕的，請看我是個佛門弟子，開這一線之恩罷。」說完，向上叩頭。胡得勝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你此時認錯，已經晚了，要想寬恕於你，那可哪裡能夠。」想到此處，便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，快把圖財害命的情形，從實招了上來，免得動刑。」熙智還在哀告著，蔡屠戶已是忍不住了，便睜著怪眼喝道：「你這樣問人家，自己虧心不虧心？你要殺我們，只管去殺，一定要口供幹什麼？」胡得勝一聽，勃然大怒，便喝命左右，將這兩個犯人，都給我倒吊起來。

原來在未升堂以先，胡得勝已經有了成算了，要是打板子，上夾棍，縱然得了口供，顯見得是屈打成招，如今花樣翻新，給他來一個不著痕跡，況且免得血濺公堂，觸犯了總辦的忌諱，豈非兩全其美，所以他就發明了這個倒吊的刑法，事先把一切預備，早都囑咐好了。因此一吩咐下去，左右應了一聲，立時便如法炮制起來。這倒吊是怎麼一種滋味，沒有經驗過的，當然說不清。不過據理去推測，好好地一個人，忽然把四肢百骸，五臟六腑，給變更了自然的順序，那種難過，只怕比板子打在身上，還要厲害。再者，當初孟夫子，曾把倒懸二字，來解釋戰國時代的暴政，聖賢的比喻，還有個不貼切有味的麼。不幸身歷其境的人，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可憐熙智是個闊廟裡的方丈，一向養尊處優慣了，哪裡受過這種苦楚。剛一吊上去，已大汗直淋，經受不起，便喊道：「有招有招。」連聲音都岔了。胡得勝冷笑，命左右把他放將下來。那時蔡屠戶雖然血液倒流，頭腦昏暈，週身像是要脹裂的一般，但仍努力掙扎著，不肯示弱，口中嘈嘈雜雜的，還在亂罵。胡得勝大怒，便命人向他鼻孔中灌醋。熙智不忍，便喘著氣說道：「快把他放下來，我敢來作擔保，叫他畫供。」胡得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宜了這斷。」隨命左右，也把蔡屠戶放下。

熙智哽咽著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咱們索性認了命罷，何必零碎的受罪呢。不過你受了我的牽累，我心中是萬分的過不去。」蔡屠戶睜大了眼嚷道：「師父，何必這樣，你叫我畫供，我就畫供，咱們兩個人，反正是死活在一處。這個話，我早就與你說過了，砍頭算什麼，死了以後，另找地方，跟講理去。」

熙智歎了一口氣，沒有言語。當下胡得勝怎麼問，熙智便順著他的口氣怎麼說，由書吏寫好了供辭，再命二人畫押。熙智當落筆的時候，不覺悲從中來，眼淚撲簌簌地往下直掉，把那紙招狀淋漓地都沾濕了。輪到蔡屠戶畫押時，他把又粗又大的手，握著那管筆，畫了個奇形怪狀的十字，隨把筆一丟，怒目向胡得勝說道：「要殺就殺，弄這欺騙人的圈套幹什麼？你欺得了人，欺不了天。我們兩個人，死在你的手內，將來是要有報應的。」胡得勝聽到此處，不由得入耳動心，也有一種恐懼不安的念頭，恰似電光一瞥，從他心頭上掠過。